周易訂疑

周易訂疑卷之二

栗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下上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引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其于天下何行而不得○訂疑循物不如循理○故亦有大通之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演曰、人誠至順○料他力量能為○職分當做得○事去為去做○究竟

可通達无得○

註馬在下而行者、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案牝馬是至順、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以上下義反者、上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西南坤是陰也、今以陰詣陰為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貞吉、

訂疑註疏以牝馬爲至順。則。卦。辭。何。不。云。牝。牛。不。如。程。傳。從。順。之。說。其西南東北之說。本之彖傳。而程氏所宗也。

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訂疑本義宗之。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句。虛伊川只見彖傳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路。遂解云云。非也。陰從陽者也。待倡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西南陰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訂疑註疏傳自先迷後得以上。主人事言。是也。主利以下言也道。非也。卦辭本義。原主占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貞利是虛字○本无四德底意思○彖傳中方有之○又曰、乾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蒙引若牡馬、則全是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

訂疑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健○蓋順而健○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詭隨而全无主

意所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健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述其論剛柔之義曰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愚謂子道妻道莫不皆然本義釋文言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云乎蒙引牝馬牝牛之說足正註牝馬順之至也之誤要非順外有健云云則又同朱子柔順堅確之見不可從矣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迷後得主利亦然○

訂疑此是泛言陰陽之大分○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而人事在其中矣○非謂此段指造化言也○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大抵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

蒙引先迷後得、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言任己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 訂疑若占法則就一事之首末言亦可○
又曰、但言主利使見不主義矣○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當家是也○ 訂疑既以利對義言○如農工商賈等求利之事也○如學者祿仕亦是○胡氏及近儒、皆以義為斷制○利為順利、說不去○
演曰、後得、有明誘之以為後者○謀不若人智○才不若人勇○不先人而用于人焉○有潛處之以為後者○有智不敢自用○有勇不敢自專○人為功而吾為集焉○ 訂疑此力量職分之說○
盧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 訂疑據註是指坤位西南○解卦本義○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九四入坤躰○

亦從之○則龍氏之說亦有理○蓋本後天卦位也○

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　訂疑似指後天卦位○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分言之○從彖傳○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卦辭正旨○訟九四本義○安處于正亦然○

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安貞○分而言之○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合而言之○則以順于健

為正、訂疑順乎健此另一義因本義安于正之句法而誤也蒙引云順乎健不若順而健順而健健在己順乎健健係人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此象雖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耶 訂疑粉繫辭傳之說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于此矣今觀自牝馬之貞而下反復致戒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訂疑愚謂彖辭亦周公所繫公之心事亦如此西南得朋謂乃

心王室之諸臣○及宗周之諸國也○東北喪朋、謂三監淮奄諸叛國也○君子、指占者言○有攸往以下、謂占者行者○先則迷後則得○而其行也○為謀利之事○又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本義正如此○世儒將占卜事○盡行抹殺○專言道理○遇此等處○便支離附會來說○殊失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愚得汪氏所性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疏天亦至極包籠于地、非但至極、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

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曰資生。訂疑專言乾坤而不言元。失旨。程傳亦然。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訂疑如疏。○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訂疑二始字。便切元字。蒙引云。生者形之始。始字細看。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代之。便不可。

梁山来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疏言无疆者其義有二一是廣博无疆 訂疑是横說正旨 一是長久无疆也

程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无疆也 訂疑本義本此

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无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 訂疑亦横說 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也即乾之不息也 直說皆本疏意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蒙引坤有四德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合于无疆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于元于利于貞言之皆可也如聖人之德該仁義禮智稱聖人者或只于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于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為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然光大自含弘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

訂疑此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乾元已然彖傳以元德統天故釋利貞處亦本統天之元而言也○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

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行○正以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

唐凝菴曰、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

訂疑此即大象本義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訂疑傳與本義皆順彖傳本文而釋

之

本義言利貞也○至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自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

訂疑或問依卦辭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為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為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彖傳何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属下解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

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又乾卦彖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道之柔順利貞而故作此解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即當如程傳及本義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顧卦辭之說也本義所行如是二句直當刪之耳

問君子攸行朱子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貞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

慶矣○訂疑此申卦辭本義之意

訂疑若依朱子卦辭本義截君子攸行句屬下文○此處亦儘可用○但彖傳此處每二句爲韻以君子攸行屬下文則上節少一句下節多一句不成文體矣

（彖傳不拘）

（如卦辭分段此決矣）

業引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處何也曰此柔順利貞即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又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云云斷自先迷以下爲占

訂疑孔子作易傳不似後人講說定要前後一例如乾彖傳以元亨分說至利貞則只籠統說了坤彖傳亦欲如乾彖傳通分四德故于元亨處亦分說得明白但利牝馬之貞於地道生物

雖走如斯不是想當然耳

處有難說者故舍曰地道而姑言人道以君子攸行承之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程傳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于陽者用也

訂疑此亦從疏說與卦辭同然就坤道生物之功上說則不成理解矣（程子言理不言數故有此失）坤道生物豈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得喪乎又豈吉慶之可贊勸乎

平菴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訂疑就地道推開說便有理矣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訂疑此當于卦辭言之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位陰柔至此自立脚不得如慢水中

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之西南、是終有慶也、訂疑不知如何反之西南。象傳中本无此句。而忽然補出。盖孔子既反經。而朱子又反傳也不若程子各以本文消息爲妥。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蒙引此非定說、依本文牝馬是一物、順而健是一德、其先迷而喪朋者、以非順故也、非謂以牝之柔順、故先迷而喪朋、以馬之行健、故後得而有慶也、訂疑蒙引何是要非順外有健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之意

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

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朱子曰、是如此。訂疑越。嵩過。分底事。即陽。剛。也。做。不。得。故曰亢龍有悔。

蒙引、迷、錯也、道、路也、如陰陵失道之道、先、不正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是不利之義。不只失理而已。失路不必拘〻在道路。只迷錯便是失路。直貼迷字。猶乃與類行。貼得朋字。

訂疑此數句。玩卦辭。承君子有攸往來。方。是。路。且。不。貫。解。自宜就出行上說。故本。義。西。南。得。朋。二。句。上。各。着。一。往。字。

說統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

訂疑說統得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愚謂宜云乾剛健。故可先可後。坤柔順。不能如乾。故可後不可先。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訂疑　如卦辭本義。安順之為。貞健之守之意。蒙引乃見天則段可參看。

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唯地為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

蒙引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言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程敬承曰、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訂疑物、指民言。○杜光本曰、觀程子此說、便知不得以坤為臣言臣道。○玩坤大象、為地勢坤、益信乾大象當為天行乾

本義地、坤之象。云云。○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高下相因之无窮。正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

周而明日又一周者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訂疑至順極厚○

至字極字亦貼重意

李氏天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飛航講意為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為民性計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天下萬世繼盡載物之義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持載者一而已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傳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

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蒙引陰數退○退則多而至于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于多○故七少而九老○訂疑此乃定說○由來舊矣○非自虛齋始也○近陳伯王謂陽者○君道也○務于長○故取盈數○而九為老陽○陰者○臣道也○忌于進○故取少數○而六為老陰○亦是此意○

本義夫陰陽者○造化之本○至其旨深矣○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

一贼○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于北○長于東○而盛于南○陰始于南○中于西○而終于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于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雲峯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于此爻特詳焉者、易者、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

陰陽消長之際陽爲生爲淑爲君子陰爲殺爲慝爲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　訂疑陰陽之淑慝○生來時便已分了○雲峯單指流行○蒙引聚之最是○

蒙引聖人于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

訂疑陰陽消長○不獨君子小人之進退○人欲之勝天理○臣之弑君○子之弑父○妻妾之殺夫○宦寺之侵朝廷○敵國之凌邦家○皆以漸而然○

本義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訂疑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萃亨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本並无此字○按繫辭傳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則易之有辭有占○其常例也有ゝ辭而无占○如坤初六之類○有ゝ占而无辭○如訟九五恒九二之類者○或脱去○或變例也○其有辭无占者○或占在象中○如坤初六否六三之類○即辭象而觀之○吉凶可知矣○如隨上六咸初六上六○則吉凶未定○而夫子于象傳中斷之○

彖曰

疏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訂疑此乃費氏之易非古易也○朱子謂孔氏未見古易指此○○王弼于各爻小象傳○加象曰二字○自坤卦始○而乾卦獨无○何也○乾卦依費直本小象傳（前人未嘗道）與大象傳相連則大象傳之象曰二字可以貫小象傳故象曰（破學者耳目一新）二字乾之小象傳○不更加也○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以為彖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如元凱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朱子曰、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經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

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云云○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卦彖彖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于費直○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

訂疑費氏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釋經○不知作何制度以分別經傳○將經傳平行並書乎○經高一行○傳低一行書之乎○抑大書經而細書傳乎○不然○彖傳象傳文言○何以與經別乎○王輔嗣加彖曰象曰文言曰（非為王弼末減○正以定費直罪案）蓋恐其相混不得已而然也至以彖傳附卦辭下○小象分附逐爻下○則王氏因費氏附近易了之意而使之益相附近也○愚謂使經傳附近○而義易尋省者○費氏固功之首○

而因之大亂古經者費氏又罪之甚也。京山郝氏解易悉仍王弼舊章，翻謂博士家不當承邵朱之說，病分經合傳之非古，豈知今易作俑于費氏，遂致十二篇之易割裂淪亡，其害之甚，不止于經傳之無別哉。

履

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訂疑必如此則文理通暢而不復。

習靜劉氏曰：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氷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凝之霜，

馴致其道、則至堅氷矣、

訂疑劉氏得拔本塞原○憂于方盛之旹○而語父員○當云五月一陰始生○驗之井水○已寒○但生○而未凝○至白露霜降○向之○生者○今○始凝○矣○凝、成也○霜凝○不已○堅氷○至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馴致其道以至于窮也○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原其始也○蒙引兩其道同○謂理勢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

者至六五便不同、欲學者且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朱子曰、坤卦唯這一爻最純粹○五雖君位○却是臣爻○破了體了○四重陰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說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德○不待習而无不利○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病○從頭到尾皆然○

訂疑程子本註疏之說○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云云至末、○朱子曰、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无不利○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

訂疑此語○欠○活○失○知○勉○人○之○意○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為

不言也○下皆做此○如此○則自然看得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此是成德之事、或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學者須習至于不習○聖人作易未有此意○

訂疑不習无不利、朱子此答是正旨○嘗引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孔子謂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唯九五足以當之○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坤一卦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

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唯六二柔順中正。爲獨得坤道之純。乾剛健中正之卦。九五剛健中正之爻。坤柔順中正之卦。六二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曰、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則如坤之柔順中正矣、

又曰、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不可依。須說六二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爲直。在外則爲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

又曰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爲德、以占言、則所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

无不利、訂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爲德、是據本義而誤也。

訂疑直方大、辭也。不習无不利、占也。本義當云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象爲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占爲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方是諸卦爻本義之通例。朱子之答或問得之矣。今乃云云。殊不可曉。蓋緣象傳。以地道光也。安在不習无不利之下。似以不習无不利亦爲地之道者。故因以不習无不利。亦爲六二之德也。蒙引又從而附會之、非。象傳地道光也。猶彖傳應地无疆。謂直方大地之（明。順。固。暢。）

道也今六二得坤道之純則于地道无不合矣是有光也故不習无不利非謂地道不習无不利也文言程傳推開說用无不周施无不利言自是爻辭正旨朱子本義己取其說不知此處本義如何又如此說

蒙引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又曰語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本義稍戾

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當人孔子彖傳則把坤當地

訂疑朱子本義分地道六二占者作三項只要意思來歷明白解書之體當如此也聖人作易來路有由頭去路有歸落如柔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是地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是爻辭直方大之來頭也占者有其德云云是爻辭之落頭也來頭是先說繫辭者取義之所以然也落頭者是教占筮之人之所當然也（學者知此全經猶指掌矣）凡看易皆當如此必作三項方明白在易辭之所取義皆卦爻所具見成底在占者則皆人事趨避所

當然見成底无功夫當然底則有戒勉之意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云云

雙峯胡氏曰地之生物也藏于中者畢達于外而无所回曲此可以見其直訂疑與本義不合本義直以體言此以用言乃其動也直爾因象傳動字而誤也　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　此通書成之者性也朱子大註之成不可作貞者生物之成底成字若其大則地之无不識不待言而可見矣與訂疑不合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

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補出爻辭本義、

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意○不習无不利、能不指地道說○

蒙引六二之所為、其主于內者直、而行于外者方也、旣直且方、大不外是矣、訂疑以所為二字解動字○是以直為念之動○方為事之動○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辨見上、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蒙引、皆以六二之動○動作言動之動○本義不特釋之○想亦從程傳也○愚獨謂此動字○乃○繫○辭○傳○六○爻○之○動○動○

字。動、即變也。謂老陰變為少陽也。占易者用其動爻。故也。繫辭傳又曰、爻象動乎內。亦以變化言。故本義于功業見乎變云、變、即動乎內之變。夫爻者言乎變者也。象傳于此爻發其例曰、六二之動。蓋言占得坤卦。而六二爻變也。其辭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者由六二得地道之純充寔而有光輝也。光字暗釋大

（訂疑前倒講此又就象辭順講不習无不利、句是占）

字。若如諸家以動為言。動之動則義以方外為動可也。正以直

（不是德益明）

內句說不去矣。且六二非人也。豈會動乎。季本曰、陽以九為變陰以六為変。変則動矣。即予說也。杜光本曰、動字作六爻之動底動字主揲蓍言。不特一切障礙盡行掃除。且與下不習无不

利○句○相照○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皆直述爻辭无復意解○獨以地道光也一句通釋之○不言大者○省文○以叶○韻○也○孔子彖傳多詳○象傳多畧○或但述本文○而加一二助辭者○讀者○不必另生意見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云云○朱子曰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訂疑合註疏程傳本義而兩存之○本義為正○註疏程傳皆從文言○本義獨主占法○

蒙引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内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

訂疑凡讀書固看文意亦須看是何人說話及因何人說話方得他本意如看易須看卦爻材質德性方不涉夸大蒙引此節于註疏程傳本義之外窺見繫辭之由

蒙引口講大槩云有士于此内緼明體適用之才是含章也且當藏器待時勿炫于外為其才稍弱未可急于進也然才之緼于已者終不容掩或委贄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

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以成功。訂疑此說舉業家必從以有文言成說在先又便于作文也然以六三之才質言則須是如此蓋人品不同事業自異有大任之才有因人成事之才因人成事者非必不好也

或曰含章可貞是處從王是出洪氏曰不然訂疑此却是正旨今人皆以含章為臣道則又辭何不先言或從王事而後言含（只一玩味本文義便了了）章可貞乎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
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雖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
有善雖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訂疑程傳本文言文言乃申

象傳象傳乃孔子之意非文辭正旨也必如朱子本義乃正旨
爾

蒙引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
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
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
事便得為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

句直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句何用○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 訂疑此類尚多當倒推

訂疑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為意象傳以時發也使繫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為一意○或疑依文言程傳等說既云无成矣何又云有終乎曰无成者當成功時則歸于君而不敢居其功也又按无成不但善則歸君而已昔 引史間○現一番易之○為用史周○吏類 靡笄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濬爭功于平吳范通譏焉

唐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志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漢之韓彭晉之鍾鄧○非无成功而有終之難○何哉○惟○不○審此○以○成功○自○居○故○爾○書曰○汝惟不矜○莫與爭能○汝惟不伐○莫與爭功○此无成有終之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訂疑程傳就大臣言○本義括囊言結囊口云云○朱子曰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不止言大臣○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訂疑譽者過寔之名○本義未確○易中言有譽多矣○不○必○解○為○過○寔○之○名○也○只○是○名○譽○便○是○

盧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説○深有功于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惟阿諛茍容○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小人之流也○豈易之旨哉○

蒙引一説重陰是全无才而甘于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内含章美照看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于固守之意○故爲括囊之象○

訂疑此説于本義有情○或疑象傳文言○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傳文言○各不相悖○當无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有爲○則避世而去○自是清矣之品○若大有爲之才○如禹稷伊望○當不肯與草木

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憲季次。其括囊之謂乎。

紫引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專指隱遯一節言也。有味乎其言之也

程敬承曰、无譽非惜之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于桓靈之朝。以譽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說統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有時而發○
括則无時而出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
訂疑象傳專以謹密言○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云云至大善之吉也○
訂疑註疏皆就臣言程傳同而有羿莽女媧武氏之嫌固非爻
辭本意○陸山李氏以為皋夔之臣緡雲馮氏以為居攝之臣二

說亦似无害但與文言正位居體之義不合趙汝楳以為后亦非本義據文言正位二字而定為君位是矣愚以為亦是侯伯之君非天子也

蒙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中順之德充諸中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黃裳之象不主臣道說黃裳亦不分說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與內字同此黃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

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己則盡己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為大善之占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于外也○蒙引黃裳是中順之見于外者故曰文在中也謂之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也

訂疑中庸簡而文溫而理文理即在中之文也（確証）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云云○雲峯胡氏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之禍于（與後人易履之說皆針鋒）

其始(相對)龍戰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

蒙引龍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也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去且接下其血玄黃亦不來其血即龍之血也　訂疑即臨川王氏說

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叅引陽統陰陰本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矣陰既敵陽陽雖不能制陰而亦不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陰果必勝乎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

獨克之理。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占者大槩是陰類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演曰、此與初之馴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馴致之道。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云云至末、。朱子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體依舊在。

訂疑即朱子此言推之。見乾雖變而為陰。然乾體亦依舊在也。（用九用六本義如此看。尚有何疑。何難。）故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坤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云云。用六利永貞與乾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即乾之利貞也。正謂占本卦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也。

豈特乾坤即餘卦六爻皆變筮法雖云用之卦彖辭然本卦之體亦依舊在不得盡用之卦彖辭占反置本卦彖辭不用也若置本卦不用而盡用之卦則卜筮之時太筮有神何不即予以之卦而必使其自本卦而變之卦乎而已矣數者亦理

彖引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此說可疑使當初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矣又何自知其不足于元亨耶況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且坤六爻皆變既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又何

不兼元亨。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即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即依舊是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永貞。所謂沉潛剛克也。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為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象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

○洪範筮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已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為主而以

之卦參之以本卦爲事之始以之卦爲事之後應以本卦爲已
事以之卦爲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
一言破千古之疑
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爲陽大陰小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爲純坤終爲純乾始之小
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亦得
東北亦得矣

杜光本曰、由訂疑繹之則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二
語乃本象傳以大終也來蓋坤既變爲純乾其終自當如乾之
元亨利貞而始以本卦爲主故用六只言利永貞而无元亨兩

元

字蒙引疑之是執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

而不知其有先後始終之別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峯胡氏曰提出陰陽二字于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于

以見陰爲小陽爲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朱子曰坤只是承

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

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底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

以說至柔而動也剛

訂疑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謂生物有常○爲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本義云〻似不然○臨川吳氏曰、坤之爲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似爲有見○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此○是○正○理○）

訂疑此○句前帶君子有攸往先迷下帶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有常、即彖傳後順得常々字

合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足正本義之缺而使萬代遵依

訂疑此句當合下節為一段通賛坤元之至也蓋前數句已申坤元亨利貞等句至此復統賛坤道之至猶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四句已申元亨利貞之義又以乾始能以美利々天下數句申賛乾元之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慘一出于天地但聽命焉方其

煖然為春。地亦與之為春。及其慘然為秋。地亦與之為秋也。坤道其順乎。亦唯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訂疑此兼元亨利貞而言。是也。胡氏李氏、乃謂乾主在元、坤主在貞、何也、果爾。則彖傳不應首贊之曰。至哉坤元矣。

或謂承天時行。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中。蒙引曰、此說未安、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彖傳乃順承天、寔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訂疑彖傳順承天。對統天。言乾元。既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順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氷之戒也。霜而至于氷。小惡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云〻

訂疑順、註與程傳、皆作順習順長。于。本。文。積。字。由。來。者。漸。意。皆。

合此中象傳則致意此本義不如傳註。

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云云。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訂疑積善積惡俱歸之心。乃是拔本塞原之論。

蒙引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積不善亦然。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大意謂餘慶餘殃本于善不善。善不善皆由積而成。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弑逆之事。主君父當慎微言。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

訂疑程傳通作一串蒙引分作二段蒙引爲長積善積不善

蒙引就一人身上說不切之家二字愚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云云就一人言也積善之家云云合父子祖孫及一家之人而（本文雖是如此）

言猶云世濟其美世濟其惡也

彥陵張氏曰不在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弒逆之禍豈可得哉弒逆之禍不常有聖人戒于初而歸本于善惡之積其戒君父者深矣

訂疑此言有關名教

訂疑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又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胡氏傳春秋○于隱公遇弒○斷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此○程○傳○及○蒙○引○之○說○也○胡氏于隱之觀魚于棠斷之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儀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于公之入○許○斷之曰○公即位十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興甲兵○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强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此彥陵張氏之說也。胡氏于狄之入衛。斷之曰。嘗問河南劉奕曰。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時又嘗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于晉而成于朔。

其禮先亡而國隨之此吾世濟其惡之説也　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將祖父之善子孫可恃以縱惡乎祖父之不善遂及其子孫而不免于禍乎賞延于世罰弗及嗣非乎堯舜之聖无賢胤瞍鯀之凶有令後又何也曰聖人道其常祖父果世濟其美子孫非大不肖必受其福祖父即不善子孫若能幹蠱何遂遭殃若夫積善而未獲福或其偶也不則善之未至也積不善而未遽獲殃者當觀其究竟何如勿止言目前也明太祖曰作善即不獲福天下无不可為之善作不善即不獲殃天下自无可為之惡此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之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疏下云義以方外即應云正以直内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変正為敬也 訂疑當云敬則能正

程傳直言其正也云云 ○程子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訂疑此二條是正意

○又曰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心敬則内自直○問人有専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

內、內直則外必方、此二條重直內是程子平日主敬之學然于方外太畧恐雜于禪也。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觀此條之答專務直內。不務方外者。足見上條所言有病。

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于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訂疑自无病

問義形而外方、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于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云云至末○訂疑文言不疑所行分明○程傳可見
是解无不利○本義移向不習上說○恐非正旨○ ○朱子曰、敬以直
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内○是无纖毫私意○
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
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端端正正○ ○又曰、敬義功夫○不
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
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
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于昏憒雜擾○
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 ○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杜光本曰、

敬字解直字以當作正字解直字

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于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竪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為下一轉語。即與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蒙引直其正也二句以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君子敬以直内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正義二字以見成之德言○訂疑愚謂是解說字義无功夫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當理○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之惡之之本體如鏡之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之非之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泥于靜也義謂裁制善之惡之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媸也是之非之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于義字亦未盡二說其實无病正是无少邪曲義是无少差錯直方

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本體存乎內○裁制見乎外○太極圖說下○朱子曰、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可疑、杜光本曰、玩敬行焉○何間斷之有二語○朱子亦未嘗以敬專屬未發時矣○

程子動箴、曰誠之于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曰守之于爲者○所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爲二、不如云敬義分而爲內外○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直方兼有○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事爲之著○皆在所謹○其謹于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于思也○其謹于事爲之著

者亦所謂守之于爲也則直方合而爲一
訂疑敬統内外兼動靜貫終始者也蓋人心是活物除寐而无夢之時是无思无慮寂然不動其他醒底時即无所事爲此心亦无一息閒所以孔子說出入无時莫知其鄉古人恐此心不能无所繫屬故平時設爲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使他不走作向那僻上去又恐人有坐馳者身雖在此做這箇心却用在鴻鵠上去又說出敬以直内法子敬以直内有兩件或无事此靜坐則齊明整肅如對神明曲禮所謂儼若思也然此等時最少或有事于詩書六藝則當主一无適无身在這裏而心遊千里

之外。這便是敬以直內。中庸所謂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以致其中者此也。及其有感而動。將向乎事爲之際。此便是動時了。則將向時所爲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推極知識者。省察此意。揆度此事。而以理裁之。使其不少差謬。這是義以方外。直內者。不偏不倚也。方外者。无過不及也。敬者、義之所由。精義者、敬之所利用也。義有千百。敬只一箇。此即一貫之道也。

蒙引不肯以敬以直內、專主靜時說者、泥于六二之動〻字。說不去也。愚已有辨在象傳。

蒙引此以學而言之也。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文言重敬義上。

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又曰○于乾而得進修之方○于坤而得敬義之訓○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先乎敬義○

訂疑本義後○録程傳一條○蓋由大全以程傳與本義並行○成矩單刊本義○因本義有程傳備矣一句○故並録之○非本義原本也○履大象夬九五小象所録程傳倣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

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訂疑此文言本旨。

平菴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者非、

訂疑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亦泛言也。或從王事。以出仕言。本義從之。象傳文言。以含章連從王事作一事讀。程傳從之。若依爻辭本義。則含之絕句為是。若依象傳文言與程傳。則含之連下文為是。玩文言用以字代或字。是以含之連下句。

彥陵張氏曰、弗敢成三字。原所以含之之心也。當以含之連以從王事為句。

中溪張氏曰、弗敢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然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下獨言地道舉其大者耳

學引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别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訂義愚謂訟六三之王事與此爻王事不必是天子之事如詩邶風王事適我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唐風王事靡盬不遑藝稷黍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是時也周室東遷王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安得復有從王事者哉凡言王事皆泛言國事爾如官家縣官古謂天子今相胥為縣庭知縣之通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疏通曉物理也○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

進齋徐氏曰通理文无不通

蒙引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必並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凡道理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一理渾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知足以有別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

此但六五之黄中專以順德言耳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〻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于敬大臣則如何于柔遠人懐諸侯則如何皆説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黄中通理是以養成之德言如天性之妙則人〻同具矣

訂疑疏傳徐氏通理串言為一事蒙引分為二件而串言為是蓋文言黄中正位居體皆以二字為一義不應通理二字獨分二義也（說據本文作証何等切當）

洪氏大法曰黄中中德藴于心通理正形容中德之妙即所謂美也非中德之外別有通理就其中而析之則隨事隨物又各

有條理而不亂也○

正位居體

○蒙引正字活看○謂當尊也○體乃禮體之體○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爲政之體之類○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洪氏大法曰、承上文言中德之發越也○

訂疑貴不期驕而驕○富不期侈而侈○正位居體○則驕亢之心○不形于動靜○偹泰之意○不介于儀容○所謂暢于四支也○黃裳二字○本是一物○分釋不得○而文言乃分釋焉○故本義渾之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按天玄而地黃○衣員象天○裳方象地○

○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己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疏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中必通暢于外、故云暢于四支、

蒙引黃裳分言、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言則雖中故順、爻辭合為一、象文言分為二、爻辭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寔一也天下无形于外而不本于中者此處孔子又是把順從中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

訂疑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云中順之德充諸內也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即爻辭黃裳之見于外也蓋黃裳見于外者也取象黃裳者因六五有中順之德也五為中六為順

〇黃中為中通理為順正位居體為居尊內有中順之德故曰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矣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

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彼諸家解得零碎无理會了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疏陰盛為陽所疑陽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云云

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訂疑此又薛本旨而非文言本義

平庵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

訂疑陰疑于陽○陰之罪也○稱龍以戰○陽不為之下而伐之○陰恃其盛○而敢與之抗○故戰于野○陽來伐陰○至于陰之地也○陰疑于陽○陽則陽固龍○陰亦龍矣○故曰龍戰○而无大小之差○然陰雖疑于陽○陽而猶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言陰亦傷而見血也○杜光本曰故稱血焉底血字○專指陰講○與爻辭不同○臨川王氏之說○訂疑所以不取也○合言玄黃○言陰陽俱傷也○天子有征无戰○言戰者諱

天子之敗也○言龍戰則陽傷可知矣○恐人以為傷獨在陽○是助陰之敵矣○故曰其血玄黃○言陰亦傷○不獨陽也○以抑陰也○天玄而地黃○只以玄黃分天地之色○言其皆傷○不必如世說重陰陽定分○為尊陽抑陰也○

䷂ 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云云○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雖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訂疑唐李鼎祚取序卦冠之卦首○故程傳各卦辭之前○先以序

卦傳之義補之。愚謂此當取附序卦傳耳。按程傳只本序卦。釋屯卦繼乾坤之後。未嘗以剛柔始交謂屯次乾坤之後也。胡氏之說非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訂疑不取卦體卦德卦象。但以理勢言。利建侯句說如彖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時、還稱元亨、亦猶蠱

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

訂疑胡氏與程傳同論治亂循環之理。甚爲有見。但否剝蹇睽。亦亂極當治。何不言元亨。分明是震以一陽動于下。有夷險之才。故可元亨耳。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云云至末。或曰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利見大人同例。朱子曰。然若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訂疑君侯亦有臣下擁戴而立者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一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

利貞謂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所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建侯
者二○豫震上也○震下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訂疑勿用有攸往彖傳无文本義與胡氏皆以為申足利貞之
意愚謂利貞所該者廣謂占者當屯之時凡事皆利于貞固也○
勿用有攸往者為占出行者言也諸言利往不利往者皆然利
一句自為一事讀易妙訣也悟到理者未嘗
建侯又另一事易為占卜以前民用一句自為一事不必上下
見及至數者亦未嘗見及
相蒙扭作一事如他經傳之言也
蒙引利建侯亦須說屯難之時利于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
合彖傳與彖之本義而二之
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云云蓋當屯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

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宜立以爲君也
須知建侯非立天子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云云蒙引自蒙以下本義皆云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槩之以卦體不復拘拘耳下條二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

訂疑卦辭本義云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猶言陰陽耳故彖傳本義云始交謂震說者乃據胡氏之說謂此句承

屯。次。乾。坤。而。言、不。思。序。卦。出。于。周。人。名。卦。者。不。知。的。出。何。人。如。果。伏。羲。所。命。豈。畫。卦。時。即。以。屯。次。乾。坤。乎。蒙引亦從胡氏、非。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只因之曰、人值此時。大都事求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一箇守正。別无奇謀秘計。據其在險能動。豈不是掀揭天地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苟且了分毫。所以異于功名之士。

訂疑大亨貞、固以其動乎險中矣。而貞字亦取初九之居得其正也。故初九之利居貞。即卦辭之利貞。利建侯。即卦辭之利建

侯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疏也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若取屯難、則上文動乎險中是也、若取亨通、訂疑亨通當作屯盈則坎為雨、震為動、動當作雷○此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同、

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云云至末、○朱子曰、此孔子又別出一箇道理說○當此擾攘之際○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謂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

訂疑草昧之世○與承平不同○不建侯分治○則九州之廣○豈一人

所能鎮撫然建侯矣此時紀綱未盡布恩澤未盡沾教化未盡洽或有尾大之嫌或有功高之懼或有小腆之蠢或有遠人之（不寧三字宜有繫于此）擾所以武王克殷衆建諸侯矣而尚有不靖之多方漢高定大封功臣分王子弟矣而續有叛者之九起盖建侯有大利大害之所在也然害小而利大夫子于建侯之後戒以不寧亦取震義也後世廢封建為郡縣失也利建侯之義意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云云○蒙引經引之揔引其緒也綸理之随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

亦如此如先正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皆借用字也

訂疑屯大象時說多就洪荒之世言非也聖人作傳原以教後（即也大象可以類推）人豈三代以下遂不用經綸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屯難之初以陽在下云云至末○胡雲峯曰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辭而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

訂疑利居貞足言之利建侯特指一事而言後多倣此○有云

利自建為侯者非也自建為侯古无此僭亂之事乃後世之亂賊耳（非說史不可以明經）

姚承菴曰初九陽居動體本能濟屯但在屯之初動乎險中時勢未可嘗試故教占者以且須盤桓莫輕自試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此居貞之人衆共建為侯可收天下之望而成出險之功故利

訂疑磐桓者象也利居貞方是教占者本義明甚姚氏不辨象占之分利建侯謂利建此居貞之人為侯尤為强合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陰陽二字。此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臣、訂疑臣當作民。尊陽之義益著矣。

蒙引貴以德言。若以位言。則是已為君了。何以說得利建侯來。且成卦之主。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蒙與師之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

訂疑程傳以志行正也為志在行其濟屯之用愚謂志行正也以釋利居貞之義蓋君子素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可失其持守之正而為小人行險徼幸之事也蓋志在乎行正則无（一順一反精透之）終食之可違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无須臾之可離也常人或能勉强于平時至一遭變故遂不克自守謂正道可行于平日非所以禦變也失之志不立也故聖人作易六十四卦大半言貞而于屯需明夷蹇困旅渙尤諄諄焉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註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

訂疑程

傳從之○近亦有從之者○

孔疏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餘人事○亦當法此○有知人逼近于强○雖遠有外應○未敢苟進○彼近者所凌○經久之後○乃得與正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此○

○字、訓愛也、

程傳婚媾、正應也、寇、非禮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偪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

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何如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云云至末○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字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或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義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洪氏大法曰六二之難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如子卿之在此與孔疏俱○推開說○程傳亦有此意漠南伏節飡毡而終歸漢室于十九年之後○雲長之在許昌辭

金却印而終歸玄德于報效之餘〇此十年乃字之貞也〇

訂疑屯如邅如〇乘馬班如〇泛言難進之意〇匪寇以下〇為占婚姻者言也偏指一事也〇[illegible]爻倣此〇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〇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程傳入山林者〇必有虞人以導之〇无導之者〇則惟陷入于林莽中〇

本義陰柔居下〇云云至末〇丘氏曰〇即鹿无虞者〇不量而進〇勞

而无功也　訂疑與傳不同○

訂疑按朱子他處引此○亦作虞人○○即鹿二句○以田獵言○君子以下○乃正言處屯之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云云至末

訂疑程傳本義與○呂氏○皆以求賢濟屯為言○愚謂屯有幾般○有國運之屯○九五是也○有天下之屯○卦辭彖傳大象傳初九是也○有有一人一事之屯○六二六三六四上六是也○即言濟屯○亦有大

小之分○不可混就世道上說○○求婚媾、程傳本義及呂氏作求賢濟屯言、兩胡氏及朱子小註、以男女婚姻言、皆通、而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蓋以六二爻辭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觀之○則是男女婚姻之事○若以六四之時之才觀之○則大凡人當屯難之時○進○退○維谷○不能自存○求婚媾親戚以相濟此情理之常也○且初○陽○男也○四○陰○女也○若以男先于女之義言之則四女○不○宜○先○于○求○女○求○皆○之○理○俱○說○不○去○求○初○男也○故曰○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蒙引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今覺不安○大抵爻辭非為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可取以自輔也○豈必拘〻男倡女和哉○本義云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晋○侍○求不云下之求○我也○語録謂程傳四往求初之婚媾爲未然○亦○本○義○分○曉○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

訂疑既曰乘馬班如矣○與六二上六之難一也○而云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何也○曰、乘馬班如外事之占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内事之占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蒙引彼謂待求而往、請問六四專爲婚媾之占乎○抑爲處屯之

通占乎○若專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之意果相屬乎○若謂意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无謂也○若為處屯之通占○則六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許之○果何說也○恐程傳本義不可易○二胡之說○不可從也○

訂疑○蒙引說是○然謂上下文意必相屬○則亦不盡然也○蓋易為卜筮而設○或一爻通指一事○或一爻而言數事○或先泛言○而後又特指一事○或先專指一事○而後又泛言○不比他經傳一事說到底○只是一事○上下文義○必相承也○

梁山來氏曰、明、兼○知○己○知○人○二○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訂疑難說无損○雖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旣屯膏、是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則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于亡矣、按盤庚宣王乃大有爲者○程傳全費講○朱子曰、

程傳也失契勘○唐之僖昭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訂疑謂昭宗○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謂僖宗○不知東漢時○若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何如○只是那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云云至爲屯其膏之象、訂疑○程傳惜五之无輔○本義兼得初九之得民○皆爲九五惜也○而非也○上有賢君○則下有賢臣○武丁之時○商道衰矣○而學于甘盤○形求傅說○委任賢相○遂中興○宣王之時○周室亂矣○而周召

共政吉甫山甫方叔樊侯輔之周室復振今九五誠賢君乎初九賢侯方伯之職也六二賢相忠順之佐也何遽不可濟乎又辭明曰屯其膏象傳明曰施未光皆（自當作如此辭）罪其聚財斂怨而不肯公利于下如紂之鹿臺鉅橋德宗之瓊林大盈以失人心至天命已去徒抱空名于上復何能為乎（此所以大貞凶）雲峯胡氏亦云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下九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恒六卿之時必无束手待亡之理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後班如不進○訂疑陸德明音釋乘馬、馬融作繩證反○四馬曰乘○乘字夏音繩○程傳從乎夏傳也○愚謂馬氏為長○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東萊呂氏同○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云云 訂疑亦與傳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東萊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止有兩等○

更不容停待○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能為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

王氏畧例蒙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闇者求明、明者不咨于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二以剛中之德、為君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以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

學主君求只可乎未往之先字

訂疑大臣既已為君所信向則當朝夕獻善敗于君以引君當道至仁可也何又云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乎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隨事而訓誡之豈待其求而後應之乎此如師之于弟子聞來學不聞往教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若既受人之子弟而教之則朝而授業夕而程功豈復待弟子之求

之而後教之乎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蒙引物生之初物即序卦傳所謂萬物也非止謂人至卦辭方專指人

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朱子曰蒙之意只是心裏鶻突

訂疑蒙之地在人則為習染之汙如互鄉之童子是也

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以下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可見

訂疑蒙者所以得亨句不必泥愚謂此為

發蒙者言其當如此耳

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云云耳。蓋文王繫辭。更无兩意。比卦本義。若欲比人云云亦可見。或曰匪我以下、專主明者固是、至于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能時、獨不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言。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

訂疑養、即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養。謂涵育薫陶俟其自化。不責以難能。不求效于旦夕之義。

蘓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

訂疑即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利貞、不苟教也。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雜于異端曲學之私。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雲峯胡氏曰、卦象、山下有險、是一義。卦德、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訂疑卦象之義。習染之汙也。卦德之義。氣質之偏也。險而止。險、

謂跰跐難制。止謂怠惰苟安。胡氏已不能安。不切險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志應也。五之志應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自尊大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發而後禁。則捍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訂疑學當作教○

○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異端交鑠于外。欲其純

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總是聖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云云至當其可也　厚齋馮氏曰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　雲峯胡氏曰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蒙引以亨行時中也只說到瀆蒙也任雲峯兼說到利貞非也　訂疑卦辭既說養蒙之事則早諭教之意不消說了此胡氏所以為贅也　聖功從正字生来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與本義不同。杜光本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玩上文語氣自當專指明者之養蒙說若無指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便已不合而李子語錄反專指蒙者之自養失之遠矣此本義之所以不從也

○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言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認此意亢然不復與學者相

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訂疑學而時習之即有朋自遠方来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人性（東萊之意得此纔暢）皆善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此感之本也曰有教无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无誨焉聖人誨人不勸之意又諄然諄然見于辭色之間此感之情也故我不求童蒙童蒙自求我聖人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註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蒙引語類說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本義云云○不及山象○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考之語類○朱子說書○前後不同者○亦多○

眞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原之出者无窮、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

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

訂疑按朱子曰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此語又與本義有漸二字不合）蔡季通云育德是艮止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季通與蒙齋銘分言之真氏串言之分說是或曰德者行之體何不先言育德後言果行曰通觀大象傳凡取兩象之義者類先下卦（坎下）而後上卦（艮上）如蠱與臨是也本義必行釋果字有漸釋育字

蒙引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佛老之所以當深惡而痛絕首揭以其不正也）也楊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而非吾

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卦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聖人之情見乎辭　訂疑卦辭就教者言大象傳就學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諭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書曰扑作教刑是也　訂疑楊氏引書本程傳下民之蒙也與本義異其引學記則與本義同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云云　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

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訂疑既蒙矣何知求人發他還是父兄發之或易子而教之耳

本義就發人之蒙說是正旨小註是占法

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義也故吝

訂疑敬敷在寬之道官之于民師之于弟皆然也

蒙引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昬資質又出在僻陋所在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 訂疑此即蒙之意蒙之地之分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无知違道犯令之類須

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以往吝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數教在寬之道矣

訂疑程傳作治民本義作教人而蒙引又兩從之愚謂發蒙之事治民教人固皆有之但在治民則刑人桎梏皆寔事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制官刑具訓于蒙士是也在教人則二者是取象所謂夏楚之威亦是教刑但非桎梏爾

象

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固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曰養正

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
養之義自寓于法中矣
說統此只據蒙之初論箇教法該如此初字最重 訂疑朱子亦
曰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與此同另一說也與象本義合而與
爻辭本義異爻辭即指發初六之蒙也師初六本義云出師之
道當謹其始亦不論爻之材只就初字上立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云云至末朱子曰剛故能包蒙
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 訂疑物所二字當衍 安能包蒙剛而不

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處能受之象。克家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訂疑

胡氏此段精極。發引猶執舉業家數比而同之。何也。

訂疑本義占者有其德。謂有剛中之德。當其事。謂或當包蒙之（觀此可悟讀本義之法）

（即可悟讀易之法）事。或當納婦之事。或當有家之事也。包蒙吉此爻之本事也。納婦克家所及之餘事也。易中此類甚多。當例推之。蓋易爲卜筮而作。繫辭時。偶見卦爻中有此象具此義。則並以此事繫之。又或者見前人曾以某事占得此爻。後來獲其應。至于繫辭時。看得此卦此爻寔具此理。故並及之。亦未可知。所謂知以藏往者此也。不似今人作文字一段止言一事也。今人必欲比而同之。貫而屬之。遂以所占之寔事。並看作假借譬喻語。如詩之比體。

可笑。且如此爻。本言治蒙之事。而講者。必扭爲臣道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訂疑剛柔接。不止子克家一事。爲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云云至末、

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

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
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
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訂疑就覆坎之性言亦巧、然謂六三從九二為見金夫、則不然。
以上九未始非陽也。此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處。
劉向列女傳、秋胡魯人、取妻五日、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
見路旁婦人採桑、下車謂曰、吾行道遠、願託桑下、下飡下齎休
焉、婦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豊年、力桑不如見貴郎、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力作採桑、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逸之志。收子之齎與私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呼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逸、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取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河而死、本義引秋胡○特以解金夫二字○非謂其妻亦見金夫不有躬者也○

又今以此爻為蒙之不可教者、不必然也○易之取義多端○豈可

拘於蒙一事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疏以女行不順故也○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

也○本義順當作慎○云云 訂疑順如字亦可○本義解順字多作

慎○不必然也○

蒙引參義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婦、女有不正之

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

然哉○訂疑推而言之云云○既不戾本旨○又可推廣餘事○主客明

白○○本○義○无○攸○利○專○戒○取○女○之○人○正○旨○也○兼戒女不必○

六四困蒙吝

程傳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

訂疑傳先以六四之本質言○而後言其遠寔○陰山李氏曰、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本義旣遠于陽○又无正應○云云至末、○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蒙引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註陽稱實也○疏六三近九二○又應上九○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雖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訂疑平庵項氏同○

程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

訂疑六三雖不遠于陽○又與陽應○然自家先陰柔不中正○如朽木糞土○良工无所施其雕琢也○六四柔正○資質差勝于六三○然

又以遠于陽而困焉。見。人。之。成。德。一。在。立。身。一。在。親。師。取。友。也。本義實。叶韻去聲。訂疑今本以隸小註。細字分書。非也。○鄱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訂疑小過既濟二卦本義未言叶韻。乃蒙六四艮六五未濟初六小象傳與雜卦傳本義。言及之。玆謂本義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何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陰皆來比已意。

皆舉重而言○

訂疑以遠于陽爲遠實○陰虛陽實○分于此矣○

六五童蒙吉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稚童蒙乃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此道也○（訂疑湯高宗皆非童蒙○當云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

爻于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蒙引此童蒙與卦辭小不同○卦辭只說蒙昧○五童蒙○則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有安己之心○而無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則德性已明矣○飛航講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心未起○欲、指底廣○如聲色貨利遊宴征伐神仙土木等○言、就德業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如成王學于周公○中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光明○訂疑未發、指私欲言固是○愚謂還有先入之言一節最壞事○初學者先入之言○如初生之児須一口乳○終身性情嗜好由

此而定。又猶布帛一入染缸黑了。後再不入他色。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雙湖胡氏曰、順以叉柔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訂疑當兼綂一未發以聽于人上二句正起下二句也。（可見本最[illegible]咸二字不得）

蘇氏了心曰、順、柔順、巽、聽從之也、○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明師亦无可成之理、訂疑此重巽與前說不同。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訂疑對初言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伐擊之、為寇指蒙極之人言○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上下不蒙○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云云至末、○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件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卻事事有用○若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

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頗其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乃益用凶事也何不利○擊蒙即今之用鞭扑當作夏楚○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也禦寇是擊其好玩耍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也○凡事皆然不止為

誨人也、此是餘意、正意只是誨人、
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事、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見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敢于為寇者也、擊之則不敢縱惡為寇、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
訂疑蒙與寇○皆不必指三也○○程傳初上皆指為治者言○初主用刑○上主用兵○此治天下之蒙者也○本義則以治寇者影說治蒙○愚謂、擊蒙、本事也○禦寇、別及他事也○亦如包蒙、本事也○納婦克家、別及他事也○

鄱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唯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訂疑包蒙便自寬嚴並用了如張氏之說則是凡一蒙者必須用二與上兩箇人治之方可

九二包蒙乃以寬濟其嚴耳故本義云剛而不過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訂疑此以用兵說程傳所從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

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止而止之○下之順也○訂疑註、上下皆指所治之人○本義胡氏、上指治寇者○下指所治之人○

訂疑漸九三利禦寇象傳曰、順相保也○與此皆艮體之上爻○皆言禦寇○取止之義也○寇者、人之所同惡○我能禦之○故蒙曰上下順○漸曰順相保○皆就實事言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乾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本義需、待也。云云至末、。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也。需而有孚如何、人之所需。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貴有孚。所以能有孚者。以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光亨以心言。即坎之維心亨。○有孚以心言、貞以事言、謂需得好也、光亨亦是心光亨、吉亦是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不正者。故兩言之。○有孚光

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為而且待也○如迫于
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
其寔心中有多少煩躁○如何得光亨○或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
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言之理哉○且○如○刃欲○譽為○盜○賊○去○刦○人○以
時○勢○不○可○而○且○待○之○且○甘○心○待○之○然○其○事○不○正○豈○亦○得○吉○又
舉業家、咸以君道說、乃彖傳位乎天位意○卦辭盖泛論事理也○
涉大川、需中之一事○時人作濟大難言、亦是舉業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訂疑坎在前而能需者○正以其剛健也○程傳似聖人恐剛健不能需○今幸其能需而云云矣○

（德行恒易以知險）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只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是乾去涉○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訂疑往有功也○彖傳似已推開說者○不專以涉川言也○朱子答呂東萊曰○方讀得上經○其間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者○

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

占甲之象將數事担成一串者于易真未嘗夢見也

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凡此之類不一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討之而未能也由朱子此言思之則于前者蒙九二之納婦克家及上九之禦寇為別及一事之說有據矣屯之勿用有攸往豈非他事元亨而獨不利出行乎需之利涉大川豈非他事固光亨貞吉而涉川尤貴于能需者乎需字當作衍文

蒙引利涉大川文王本意謂占得此卦者利于涉川而已或病其拘而先儒往往用己意立說謂凡利涉大川皆利濟險難之義則是以涉川爲占中之象而非直指之辭矣如染木舟虛之類便不通訂疑如訟云不利涉大川于濟難上說不通便又云不利駕虛誕之辭則于入于淵句又說不通了不遇難者得此占爲无用矣且人之涉川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商賈行役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拘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疏坎為險為雨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需待之義故不云險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云雲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意故云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

訂疑象傳原无取卦德之例故不云險

程傳君子觀雲上于天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東萊呂氏曰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蘗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

朱子曰、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訂疑程傳呂氏皆就學者說、飲食宴樂中、有涵養工夫、朱子此說、亦指學者言、而不說工夫、愚謂學者家修工夫、无有窮盡、以孔子之聖、猶憤樂終身、刪定之功、死而後已、那有无所復爲之時、即曰以飲食宴樂爲涵養、然亦未已、本義事之當需者云云、便該得廣無可疵議、

此說人而易見諸儒何見

又不及

飛舫講意、必在己所當爲者、俱已停當、方可俟、如成康際、文武周公之後、法度已立、紀綱已明、始不容更有所爲、若一切不事

事則非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氏畧例、避險尚遠○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云云○蒙引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即○乎○貞○是○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違也○犯者、自

就卦中分別天人至明至確○

作孽不可逭也○郊沙泥血穴時也勢也天之為也○不犯難而用
恒衍在中而終吉○敬慎不敗○勿自致寇順以聽而出穴○敬不速
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孚貞蓋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云云○蒙引沙則近于險矣○在人事○則如
與不善人為鄰○或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以地言○事與時○亦
有幾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
太史為輔氏○是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于虞之時○百里
奚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時之近乎險者也○

訂疑智果早自別爲輔氏此亦時之近險者耳如蘧伯玉聞孫林父寗殖之謀廢則自近關出孔子聞趙簡子殺竇鳴犢犨華至河而反乃事之近乎險者也

時事之分亦不苟如此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爲近險之象在人則爲小有言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訂疑程傳本義同意

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是能寧耐者

訂疑德行恒易有寬意

程朱之意始明

訂疑按周禮註下平曰衍以地言從沙字生出衍是近水之沙平坦不陷江海之瀕其洲渚之高出者皆砂磧所壅也今需于

沙。雖近于險。然九二以剛在下卦之中。則如沙之平衍。可以暫據。尚不至遽溺也。偶見及此漫録之。然十翼中。于此等處瑣碎字。不屑着意。必不特釋沙字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蒙引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濵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

○洪氏發明曰、三居危亂之邦。為需于泥。使以剛中處之。猶可不陷。乃過剛不中。秖自速其灾者。大抵諸爻去險遠近。係乎位。其

陷不陷則由乎德也○初得意遠去二知幾固守三則自取禍敗○飛航講意、陳蕃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節、卒為所傷、是也、

訂疑如黨錮諸人是也陳蕃猶不甚切○（經○史○相○合○起○洞○如○觀○火○）

訂疑處危亂之邦○是舉其大者言之爾○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閑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四交坎體○云云○蒙引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天○然○雅○詳○）

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正。則能需而不進。然非束手聽命。其間必有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吳說甚精但當具之象傳）

梁山來氏曰、坎為血。又為隱伏。穴之象也。

訂疑、或謂二為王臣遇難者、四為大臣濟國難者、愚謂不如泛論。人人可用。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順以聽為出自穴一句說○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則為穿耐就柔得正說○則是能聽順○然揔歸于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訂疑本義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與程傳同意○○朱子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今不可考○

蒙引彖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即九五之需于酒食○安以待之者也○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以貞吉○

訂疑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即此爻之意○

梁山來氏曰優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擾○无為而治者也○○洪氏

大法曰、漢文躬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是已、○蘇氏了心曰、其于天下事○當為者○已○无○不為○至此惟端拱无為○以俟太平之自至爾○此人君處需之正道也○由是无為而民自化○篤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 訂疑補出當為己為意○好○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于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梁山來氏曰、即彖傳正中○ 訂疑此○已○並○貞○吉○釋之○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終欲上升○不待召喚而自來○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居險之極○極則變矣○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三陽非在人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之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訂疑不當○指三○客○為剛暴○

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云云○蒙引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

雖不能禦亦不當禦亦不須禦也九三吾正應也初二吾正應之同類也亦必于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為以情而言上在險中不能自拔得同類之来云何不喜而欲禦之耶且三人非惡客也終吉者借三陽之力以出險也　訂疑辨得痛快梁山来氏亦云○杜光本曰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本義此語亦是誤信了程傳雖甚剛暴四字

蒙引六爻吉不同不全係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能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亦不得終吉三去險雖近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致寇

至四入于險矣然以柔得正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而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王弼畧例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若以上為陽位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

註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

本義以陰居上云云　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背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三原王氏曰雖不當位亦為未大失況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

訂疑王氏說近亦有從之者然困上六亦云未當也便說不去愚初以為此或夫子一時之偶誤然于困上六未當不宜又誤從程朱之說可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

訂疑程傳與疏意同

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賄敲罪邢侯是也 槃澗董氏曰坎險為窒

蒙引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爲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觀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可見。

訂疑天下亦有理直而訟。或爲勢力所抑。而不得伸其情者。亦只得中止。若恃其理直而必求伸。亦必得凶。此事愚嘗親見。不可勝記。疏自有理。胡疑初曰、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蓋无理者。聖人自不許其訟。其吉凶不屑論了。其言訟者。必有理者也。觀初之不永所事而終吉則知終凶不止无理者矣。○視○二○九○本○義○與○蒙○引○異○精○大○合○經○旨○

洪氏大法曰、涉大川、无其理而駕其辭、將无所不至、反以喪實

取敗故不利訂疑本疏傳意然與上文似複愚謂此自別及一
事耳
陸庸成曰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
猶吉也終則凶矣○張侗初曰終凶者如恃其爭終極其訟以
求全勝便是不惕則不止喪德且怨結禍深而凶訂疑說到此
處令理直者亦廢然思反真有德之言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蒙引上剛以制其下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上又爲其
所脅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內險心既忍

于害物外健力又足以遂姸以二人言之已險能挾彼之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蒙引釋中吉而兼引有孚窒惕猶同人釋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釋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又曰剛來而得中易中卦變首此朱子啟蒙考變占下註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也伏羲作易六十四卦

一齊都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大全卦變圖下註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益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訂疑卦名亦有以卦变取者○如隨、賁、升、是也○如名是伏羲所命○則卦变亦是伏羲所取矣○若止為後天所取○則伏羲名卦○或別有所取○而孔子彖卦○或非卦名本意○皆不可曉○

紫引以理言之○揚人之悪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豈君子之所樂哉○謂之不可○只據理言○

或曰、尚中正尚孚。貼利見意是人尚他。蒙引曰、如此、則與九五象傳同、

訂疑彖傳象傳。互相發明者。多矣。同亦何妨。而駁之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訂疑本義從此。○王龍溪曰、此即臯陶期无刑。孔子使无訟之意。非但愼交結明契券也。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耻而能讓。皆謀始之道。○彦陵張氏

曰、作事謀始。不專為絕訟。而絕訟之道。亦在其中。○凡事遠于人情者。必杜其隙。則爭端自絕。凡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分門戶。是也。（亦是舉此二者以槩其餘）

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蒙引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兩端。

訂疑君子爭是非。小人爭利害。然能別是非。不必言利害。所以无訟。爭利害。則不復顧是非。所以多訟。看來聖賢只求一箇是。已苟是矣。自不必復爭。況斯民之直道猶存乎。若爭利害。則人

多有爭小小之利○而後來所爭○竟得不償失者○論其致訟之始○（乃○自○閲○閲○歴○之）
（言○足○備○謀○始○之○二○義）
皆不能懲忿之過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註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訂疑不用陰柔居下二義亦自成理○

訂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程傳本義臨川吳氏同○

飛航講意陰柔无主訟之才、居下則无可訟之勢、（不○必○才○勢○亦○不○露○出○理○字○渾○甚○圓○甚）○

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難○

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于訟而得吉○一說小有言貼不永所事非也○寔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

訂疑卦之六爻除九五為聽訟之主餘爻皆貴柔而賤剛故雖（如此講初六便有裨而）以六三之陰柔不中正而其辭之善不減初爻蓋他事貴剛而訟獨貴柔聖人之惡健訟也如是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張雨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　訂疑此程與胡氏之說○杜光本曰程傳本義及楊氏吳氏謂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是初之不永所事者非不欲永乃屈于才勢而不能永也

倘其才勢足憑則亦永所事矣曷足貴乎此孔子所以于彖傳曰訟不可成于象傳曰訟不可長諄諄以理言也其使民无訟之意深切著明不比諸儒之解爻辭泥着初六二字單以才勢言也

案引其辨明正貼終吉意需九二象傳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益見其同

訂疑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漸初六有言无咎皆謂言語之傷也何獨此爻不同若果不同朱子何不別白解之如云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程傳既訟矣必有小灾或謂是遺官榜者不知初因有小傷而訟其辨已明如何又遭官榜杜光本曰據朱子語錄則小有言自當作我被人傷如蒙引云始雖有小傷以及訟方是一說小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正申貼不來所事殊覺重複累費程傳謂既訟矣必有小灾故小有言也則九上旋不來所事下旋終吉而于象辭亦甚費解難通矣

又按初爻无位為庶人（此是定說）之訟二三四上皆公侯卿大夫有爵土者之訟也觀爻辭可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爲竄也○竄而據强○災未免也○ 訂疑春秋凡據邑者皆以叛書○无陌歸晋○固不免戮武仲據防雖不書叛○罪其要君○九二○逋○而非○據○而○所逋者○又三○百○戶○之○小○邑○故○无○眚○也○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其本欲訟者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 訂疑當作欲○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雙湖胡氏曰○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竄○非本无

訟上之心也。易于君臣之際嚴矣哉。

訂疑九二正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者。而爻辭云爾者。蓋據其爲險之主而言。卦名之所由取者也。

易因曰、此亦有土者之所爭。非比閭閻編户。以細事相訐。乃興大獄也。

梁山來氏曰、爲險之主。本欲訟者。然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之不可訟、故歸逋云云、

訂疑二爲勢不敵分數多故衆傳只就勢上説 杜光本曰、本義

雖未嘗全以勢言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三句卻歸重在勢上了○來氏以理勢平講于爻旨不合○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平菴項氏曰上兩句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上六象傳句法○蒙引此全以勢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體夫柔弱以順乎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祿非也○

程傳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云云至末　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善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訂疑今皆從徐氏說非只如坤六二爻義而已但坤六三從王（說本云某胡）（氏而无成不訟訟則大過之）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本義

云不出則善

蒙引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貼食舊德不出貼或從王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

蒙引食舊德有是德乃宜有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德為天位然

訂疑舊德者由其先世嘗有功德于國于民朝廷封以爵土使其子孫得世祿焉故曰食舊德班固西京賦士食先朝之舊德是也貞則不雅守舊且又要貞食舊德守前人之遺業而不爭

但將食舊德認確貞厲終吉一切訟

以貢之无難矣

非分之獲也貞者、守法奉公如史記所云自全以蕃衛天子篤
于仁義奉上法是也如所云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身亡兢々
于當世之禁則貞之反也厲者、或以柔道而不免為剛强所侮
也是以侯伯公卿大夫之有爵祿者言故二曰邑三曰食舊德
四曰即命上曰錫之鞶帶　陸庸成曰、茍為吾舊三百之邑可
井茍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云々

訂疑象傳從上、明是指從王意與坤六三文言同本義解為隨

人、非爻辭本義、亦非象傳本義、或謂泛言從人、不指從王、猶言不為魁也、尤附會本義而失之遠者、蒙引食舊德是說訟、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同、且以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亦字、學者須細玩本文爲要、俱不通了、況以王事為訟事、豈可乎、

訂疑若以王事為訟事、夫訟有何功之可成乎、又王事王字不必是天子、說見坤六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

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貴改過如此○○案引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梁山來氏曰、復即命者、外而去其忿爭之事也○渝安貞者、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吉者、雖不能謀始于作事之先○亦能改圖于有訟之後也○二之訟險之使然也○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不可敵○故歸而逃逋○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識義理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訂疑諸儒以命與貞分事與心言然本義曰命正理也與下貞字終无別意殊重複愚按命者朝廷之命數也爵命也鞶帶命服之飾即此命字蓋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列爵班祿各有等序不可僭越九二以上五爻除五君位餘四爻皆有爵土者之訟二曰邑人三百戶三曰舊德皆以祿言也四曰命以命數言也上曰鞶帶以服言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若以氣數之命言亦可詩曰實命不猶即命者以命自信也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猶愈于

天子亦云

解奇而確不得動移

訟之所由來也

耕茹

正理之說○復即命易瑩謂復○還○其○舊○就○受○上○命○先獲我心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訂疑元吉、王肅程傳以君言、本義以占者言、而本義意尤明白。瀘川毛氏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于訟之大者。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可見。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之小者。不必聽也。訂疑此占法也。○蒙引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

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訂疑卦辭利見大人。彖傳尚中正也。尚、即利見之義。取其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諸侯之訟獄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不

之紂而之文王正尚其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訂疑此不論其訟之曲直但因其終訟而耻之

本義以剛居訟極云云至終朝三褫之之象

訂疑程傳本義及胡氏皆作假象非也初為庶人之訟自二以上除五君位餘皆有土之君及有爵之臣也其所爭或土田或爵命也古者世家世國或嫡庶長幼之間或朝覲會同班位次

非是東關孰陷中耶能言之如此哉

序之際或比鄰壤地相接之界皆可致訟如爭爵而訟勝者受服矣苟非其理終必見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孔子視周公蓋更深切）夫子以為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是非只是訟使惱他不訟便許他 杜光本曰世亦有冤深讐切不得不訟者聖人未必盡惱也吳說足以維挽惡俗故訂疑采之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訂疑弗從强驅似指本國之民不切占意

訂疑以尊嚴解丈人似孫武司馬穰苴韓信之徒可稱丈人矣○

陸庸成擬丈人以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始當其實○

本義用師之道云〻○朱子曰吉无咎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

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有咎○无咎吉、如一件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則臨事懼○好謀而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訂疑愚謂伐○所當伐○祭○所當祭○是○无○咎○如行師之道○旣已正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是、當作好○便是吉了○還有甚咎○亦程傳意○非本義意○

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本、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

彖引師貞、所謂有名之師○師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言○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為丈人○自君稱之為長子○

○叅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矣○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云○程子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與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程敬承曰、吉而有咎○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无咎而不吉○孔明之伐魏是也○

訂疑程子之說○本于王氏畧例○朱子語録○亦明程子之說○本義

則以吉无咎相連說若叅義則吉无咎即在貞丈人字內亦本義之意

梁山來氏曰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窮兵黷武之咎

胡凝初曰貞與丈人俱主王者出師命將說兩意並重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潘雪松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得若說深謀長計只

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好生。其用兵出于不得已。丈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勝而服。而使人心說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獻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皆丈人之德也。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又曰

逆取而順守之曰丈人曰小人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咸作使悖經甚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訂疑程傳不成文理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云云謂為將者能左右其衆而節制之為王者之師以釋師貞之義不惟與卦辭本義自相矛盾亦且顯悖經傳本文矣桓文之師何嘗无節制曹操呂蒙亦能為之遂可以王乎竊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三句直當删之且訓以為能左右之亦穿鑿无謂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言簡而雄足以解紛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　訂疑此句突然或專指剛中句耳而本義因之遂誤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此下已是人主事伊川未分得清楚遂不免槩混作為將之事矣

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也不剛則无威

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本義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云云至末、

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確矣○程傳徐氏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其體九二

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大人也○又卦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義之師○剛中而應○又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來其蘇○如室家攸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乎○行險而順、卦

吉又何咎矣○總是通承貞丈人吉與卦○辭合

辭本義○有伏至險于大順之說○彖傳本義又云○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二義不同○皆可用也○程傳只言順動未明其義○而民從之○程傳以東征西怨釋之○指鄰國之民也○本義雖未嘗言○

想亦如此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費財、所謂毒天下也、似指本國言、非也觀天下字當指鄰國王者用兵如櫛髮耨苗所損者少所利者大也

杜光本曰、師貞大人吉无咎、主人君言非主為將者言只觀貞字在丈人之上便顯然无惑矣知卦辭即知彖傳矣故能以衆正二句是人君與師之得其正剛中而應是人君授師之得其將行險而順是人君行師之得其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乃統承上三者而言也程傳本義、及近日講者、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曷不取王與天下三字一思之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聚衆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訂疑畜訓聚○救六反○其義淺○

本義水不外于地、云云訂疑謂養民即以畜衆○畜訓養○許六反○乃着力字○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訂疑程傳劉氏容畜无別本義串作一事愚謂容民以養言田里樹畜之類也畜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親上死長之義也畜衆猶言足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訂疑註疏皆以否字爲句臧凶爲句程傳從之

程傳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亦凶道也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雲峯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師而失律。凶立見矣。

亦有理

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左攻右。御以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爲師也。

洪典本義不合

象引不可依程傳。兼與師與行師。豈與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爲將者行師之法。此又只據在卦之初爲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

洪氏大法曰、三軍之命。縣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紀律。故有制

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飛航講意威令不行而士卒驕節制不威而部伍亂。安有不敗。
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些 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註以剛居中而應乎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為師之
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

訂疑在師句中句程傳用之。

程傳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善則能成功而安
天下故王寵命于三也 訂疑此以錫命為中之後欵 六五在上
既尊委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 又以
錫命為命將時事與上云云不業○隷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
膺寵錫也 訂疑此以威克厥愛為中與程傳異以錫命為中之
後欵與程傳前段同
本義九二在下云云○朱子曰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
吉 訂疑此以在師中為句猶言在軍中也剛中二字安在在師

中之上貼九二字乃說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

訂疑在師中為句即卦辭本義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将之象也吉无咎為句以其有剛中之德故吉而无咎即卦辭之吉无咎也但卦辭合貞丈人而言命将者之事也此以九二而言将之事也王三錫命雖亦本應五而言但在師中之後效耳

蒙引在師中吉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

王者見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爲將非褒其成功也○梁山來氏曰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溫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裘是也乃寵任其將非褒其成功也

訂疑爻辭王三錫命乃申言吉无咎之事或獎以溫語或錫以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揔言吉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吉无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言吉无咎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訂疑爻在師中句。象也。吉字屬无咎為句。占也。象傳以吉字截屬上句乃足其四字句法耳。不言无咎。省文也。象傳多如此。程傳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雲峯胡氏曰。爻言王三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訂疑可見承天寵即王三錫命句。乃吉字內意也。蒙引一說此二句。亦申爻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

訂疑諸家紛紛爭錫命句。或以為褒其成功。或以為專其委任。主專委任者。為象傳懷萬邦之句也。言王者重萬邦之命。故不得不厚其寵命。以結將帥之心也。愚謂即以懷萬邦言之。程傳

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未為不確而蒙引來氏必以王三錫命為專其委任、過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致敗、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訂疑程傳二楊之說。只宜。于。六。五。爻。用。之。否則六五爻辭爲復矣。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云云。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其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便疑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訂疑按本義云云。蓋此等人。必不量力而生事以徼功。不度勢而欺敵以召禍。如趙括項梁宋義之徒。豈少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陰柔不中云云

象曰在次无咎未失常也

訂疑本義云云取程傳語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洪氏大法曰司馬懿忍辱以拒亮廉頗堅壁以存趙非見此乎

訂疑後世人主命將計必遥授事從中制將帥不得專其進退進无克敵之功退加逗留之罪獨何歟楚子囊與吳戰兵寡不

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為利也。今誠利矣。將軍何死。若楚王者。可謂知左次无咎之義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疏人之脩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可以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此言往問而无咎也。訂疑言作問罪之辭。本註說。程傳從之。

程傳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

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于帥師○二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 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蘇子瞻曰、執之有辭矣○ 訂疑亦程子說○文氣不順○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云云言、語辭也、 訂疑謂語助○ ○蒙引執言執字、從禽字來○

訂疑 執字從禽字來謂搏執田中之禽也執禽者豈必用辭說以諭之如討罪者之用誓辭檄文露布哉故朱子以言為語辭是也但按易辭无以言為語辭者即他經傳並无竊恐是訛字（本義作語）郭作執之想當然也（辭多未見郭本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訂疑 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指九二本義无文或說自六五言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曰本義柔順而中只言其不為兵端與長子帥師无與也愚謂蔡氏此說駁得差了蓋經傳之緼其為本義所不及發者多矣且如屯利（僭僭細駁又象之義殆明非徒務若虛齋也）

建侯○本義取初九○而彖傳不取○非本義之為蛇足也○坎彖傳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孚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缺漏也○此爻象傳使不當也○句○孚○将以五言孚○以三四言孚○如以五言○則中行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剛中乎○又以象傳考之○泰六五應九二○由中以行願也○臨六五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師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為實也○皆指六五○此爻何獨不然○且爻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與尸為一串言任○将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主任将者說與爻辭同○蔡氏不玩爻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

氏宜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訂疑爵命從疏說。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謂用之共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朱子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他人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

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之叅預國政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

訂疑程傳開國使為諸侯承家使為卿大夫非也承家謂世禄也若訟六三所謂食舊德是也卿大夫是王朝之官固非所以賞功且古王朝之卿大夫多外諸侯入為之也小人勿用諸家多用程傳及朱子小註之說亦非也古者天子六軍總師者大臣一人而已其領六軍佐元戎者不過五六人亦平日之六卿大夫也其餘將校各統于其軍之帥而總制于元戎其將校之

開國承家如何使說三代以後事 又辭繫自周公

功○皆上之其軍帥○六軍之帥○又各以其功上之元戎○其班師而歸○元戎受上賞○六軍之帥次之○此開國承家之差等也○其將校或王朝之命官或鄉遂之士大夫○亦以次受賞耳○無開國承家之例也○蓋古之將帥皆王朝之大臣○多取于外諸侯之賢入為王官○其先已有爵土○今論功行賞○其無封土者則開之國○其已為諸侯者○或益之地○不過五六人而已○其承家世祿者○已是功之薄者矣○豈若後世之將帥○或取之布衣○或拔之士卒○其偏裨將校○多市井無賴之人○或亡命椎埋之○于一戰而勝○至于敘功遂濫侯數十百人乎○觀經文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弟子衆之尚

有輿尸之禍豈有用小人為將帥而反有開國承家之功者哉此周公所以有小人勿用之戒（戒小人）孔子所以有必亂邦之戒也（戒行師之人）

按易爻辭其為小人之必不可用者除師上六大有九三外臨之六五離之上九革之九五此神明之祚天子之尊小人之所萬不敢僭擬者也如觀之六四益之六四或小人行役而遊乎王國或天子清問而詢于芻蕘是小人亦有用得此爻之時獨師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則小人決不可用故特戒之

又按聖人作易與人為善未嘗輕絕人以小人故師之上六與大有之九三剝之上九遯之九四大壯之九三革之上六雖並

有小人之辭然皆令占者自審未嘗斥言其小人也又按本義然小人雖有功云云至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朱子似以為爻辭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似為餘意愚以大有九三爻辭推之其曰公用亨于天子言公侯占得此爻宜用亨于天子也小人弗克言小人雖占得此爻用不得也則是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正意也玩公用小人勿用二用字可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訂疑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周公繫爻正意也周公恐小人遇此爻妄有封侯之想而喜開邊釁如今漢武伏兵馬邑之旁

者遇大有九三遂生投獻之私以冀寵倖如明洪武朝有獻能詩女子而被誅者故特戒之蒙引以為朱子所補誤矣觀象傳訂疑

之確只是能據經傳本文為斷耳

曰必亂邦也則是本義所云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乃孔子之說也而以為周公繫爻之本意非也

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論功行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于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卷之二終